

## 第一章 一切皆為她

周朝順德十七年正月初四，雪滿京城。

這場大雪自昨日午後下到了今日，京城之中大街小巷，千屋萬廈，盡被積雪覆蓋，還在年節，京城這繁華之地卻是人跡罕絕，只聽雪落簌簌聲響，彷彿一座空城。一大清早，李老四開了自家房門探頭一瞧，但見那天上依舊搓棉扯絮一般，大片的鵝毛簌簌落下。自家院裡，觸目一片銀白，拴牲口的木頭樁子、醃菜的土陶缸子連同那木頭半扇門，都被壓在了厚厚的積雪下頭。

他搓了搓手，從門後拎出一把掃帚，掃起雪來。

屋中，他娘子低低叫了一聲，「當家的，你做啥呢？」

李老四頭也不回道：「我將雪掃掃，妳睡妳的。」

那婦人卻披了件襖子出來，嘴裡嘀咕著，「京城被圍幾天了，大夥都不敢出來，還掃啥子雪？你有幾個腦袋夠砍的？」

李老四沒好氣道：「婦人便是不懂事，若是這等天長日久困下去，咱日子不過了不成？大年下的，這成什麼樣子！」嘴裡說著，一面揮舞著掃帚，將院中掃出一條道路來。

他忙碌得熱了起來，呼吸間都是騰騰白氣，便將身上裹著的襖子脫了，赤裸著臂膀。

那婦人也沒進去，自己也拎了一把掃帚，一面掃一面同他低聲爭執些什麼。

兩口子正拌嘴，忽聽得巷子外頭，遠處傳來一陣極重的腳步踏地聲響，那腳步聲齊齊整整，一步一步如同擊鼓一般，敲在兩口子的心上。

李老四同他妻子一起白了臉，丟了掃帚，忙忙回到屋中，關緊了門扉。

被圍困了四日的京城，終是破了。

安國公府門前，人頭攢動，丫鬟娼婦家丁小廝擠在一處，低垂著頭，不敢吭一聲，如今的安國公蕭潼同他的夫人蔣氏就站在人群前頭，雪依舊在下著，撲簌簌的落在每個人的頭上，彷彿有千鈞重量，壓得人抬不起頭，喘不過氣。

自西南而來的叛軍一路勢如破竹，只用了短短半年的功夫便攻入京城，並於大年三十的夜裡，將京城團團圍住。

朝廷腐敗已久，叛軍一路打來如摧枯拉朽，但京城的權貴們滿心想著京畿重地，有重兵把守，區區一夥烏合之眾，怎樣也不會是朝廷親軍的對手，依舊過著紙醉金迷、糜爛奢侈的日子。

然而叛軍只將京城圍了短短四日，便不攻而破，守城的官兵竟然在守將林城帶領下獻城投降，京城大門洞開，叛軍如入無人之境，只用了不到兩個時辰的功夫，偌大一座京城，便已落入了叛軍掌握之中。

蔣氏將頭略抬了抬，悄悄望向那些叛軍。

這些士兵同她往日在京中見到的騎著高頭大馬，身著輕裘錦帶，微胖而白淨的士兵不同，他們一個個膚色黝黑，剛毅魁梧，矗立在風雪之中，猶如一尊尊鋼鐵鑄造的雕像，那一張張臉孔，竟是整齊劃一的沒有神情，冰冷剛硬，彷彿石頭雕出來的。

蔣氏的目光，在觸及叛軍手中那亮晃晃的兵刃時，心頭一顫，一股寒意自背脊上竄起，直透骨髓，直到此刻，她才打從心底感受到這是一夥殺人不眨眼的叛軍。縱然蔣氏只是個深閨婦人，亦也聽過不少關於這叛軍的傳言。

有流言說這叛軍的首領是個傳奇人物，是真龍天子下凡，其舉事之時有五彩祥光，故流民草寇皆肯歸順，奉其為王。

又有一說是其人極善，嚴苛約束軍紀，軍隊所行之處，絕無滋擾百姓之事，甚而調撥軍士幫助窮困百姓驅逐匪患。叛軍之中上下如一，首領衣食與尋常軍士無二，故此叛軍軍心極忠，人人為主奮不顧身，作戰之時各自向前。

又一說是其人極惡，性情殘暴嗜殺，曾將守城官員車裂分屍，更將其闔家老小十餘口斬首，首級懸掛於城頭。

傳言種種，莫衷一是，但唯有一種流傳最廣，甚至蔓延進了京城——唯有此子，方是大周的真命天子。

儘管朝廷施以嚴刑酷法，亦沒能制止這流言在坊間傳聞，直至今日，叛軍攻進京城。

叛軍進京，並沒有直取皇宮，而是將安國公府團團圍住。這一舉動，令安國公府上下惶恐不安，人人自危。

安國公蕭潼並不掌兵，也不是什麼權臣，叛軍為何獨獨要圍住安國公府？

蔣氏心中縱有不安，卻並不怎麼害怕。

她家老爺早跟她通過氣兒了，叛軍如打進來，安國公府定然率先投降，自來的規矩，為安撫人心，新帝是絕不殺降臣的，並且為彰顯仁慈寬大，還會加以善待，就算改朝換代，江山易主，他們安國公府的榮華還是會代代傳下去。

想到這裡，蔣氏心中稍稍安定下來，進而對那個傳言中的叛軍首領，生出了一絲好奇。

這個傳說中的人物，不知現在何處，又是怎生模樣？

正當她如是想時，那叛軍忽然自中間分成兩列，但見一人一騎，自風雪中行來。馬匹膘肥體壯，通體烏黑，唯有四隻蹄子是白的，鼻子噴著氣，不住的踏著地面，煞是威風神氣，馬上之人，著一身玄色甲冑，一頭烏髮高高束起，他兩眸深邃，如鷹隼一般犀利，兩道濃眉斜飛入鬢，鼻梁高挺，雙唇極薄。

這叛軍首領，竟是個俊美如斯的男子！

他左眉骨上有一道淺淺的刀疤，然而這不僅沒有絲毫損壞他的容貌，反倒令他添上了一抹懾人的氣質。

他抬手，輕輕撫了撫坐騎的頭，適才還暴躁不寧的黑馬頓時安靜了下來，他便望向了安國公府眾人。

眾人觸及那目光，心頭都是一顫，不知為何，黑衣男子那通身的氣派，讓他出現時彷彿如天神降世，不怒自威。不必他開口說什麼，眾人心中已然自發的生出了敬畏之意。

這樣的人，便是天生的王者！

然而蔣氏看清了那人的面目，頓時如一桶冷水自頭頂澆下，渾身上下一片冰冷。

她只覺得雙膝發軟，兩個腿肚子都在瑟瑟發抖，幾乎要死死的咬住牙關，才能不讓自己尖叫出聲。

怎麼會是他！這叛軍首領，竟然就是已廢為庶人、驅逐出京的前四皇子陳博衍！她身邊站著的安國公蕭潼也倒抽了一口冷氣，上前一步想說些什麼，卻終究沒能說出口，還是退了回來。

陳博衍在人群中掃視了一番，並沒有見到自己朝思暮想的那張如花容顏，一顆心頓時直直的墜了下去。

人群裡忽然響起了一道尖利的哭叫聲，「四爺，您總算回來了！」

伴隨著這聲響，只見一丫鬟打扮、左臉有疤的年輕女子連滾帶爬的衝出，跪倒在陳博衍的馬前。

這丫鬟泣不成聲道：「四爺，您回來晚了……嗚嗚……姑娘，姑娘沒了……姑娘走了！二老爺和二夫人去歲將姑娘送到了宮裡……隔日一早就送出來消息說姑娘夜裡去了……姑娘一直都在等著四爺……」

陳博衍只覺得耳中一片轟鳴，胸口似是被千斤的重錘一記記狠狠的捶著，喉嚨裡是一片腥甜。

終究，他還是回來晚了。

風雪甚緊，大片的雪花黏在他的鬢邊、眉上，令他的神情不甚分明。

蔣氏按捺不住，急赤白臉的嚷道：「四、四皇子，您可休要聽這婢子的胡言亂語！皇帝要的人，我們難道還能攔著不給不成？」

蕭潼眉心一跳，想拉她一把，卻拽了個空。

陳博衍看著她，目光之中是一片冰涼，他一字一句道：「如此說來，她說的便都是實情了。」

話音低沉，冰冷之中帶著肅殺，重砸在蕭潼與蔣氏的心口。

蕭潼急急上前，卻被軍士攔住，他便白著臉面，向陳博衍大聲道：「成王殿下，我安國公府上下願降，自此效忠殿下！」

陳博衍面色淡淡，薄唇輕啟，「本王，不稀罕。」

蕭潼後退了一步，冰天雪地竟然出了一背的冷汗，他滿心的盤算便是叛軍必定不殺降臣，他還能繼續當他的富貴國公爺，卻沒想到陳博衍根本不肯受降。

不肯受降，那意味著什麼？

沒等蕭潼想明白，安國公府門前就架起了柴火和油鍋。

火紅的焰火舔拭著鍋底，大鍋之中的油也冒出了騰騰熱氣，雪花落入鍋中，偶然騰起些劈啪的聲響，蕭潼與蔣氏看著那鍋中滾熱的油膽戰心驚，不知陳博衍意欲如何。

有軍士上來問道：「殿下，安國公府上下如何處置？」

陳博衍面無表情，淡淡吐出兩個字，「逆賊夫婦，下鍋油烹。」

清清淡淡的兩個字，卻宣告了安國公府眾人的下場。

蔣氏又驚又懼，登時暈死在地。

蕭潼亦魂飛魄散，兀自大聲嚷道：「成王，我安國公府願降，你不能誅殺降臣！」

陳博衍目光森冷，道：「本王，偏不受降。」

蕭潼面若死灰，頹軟在地。他怎麼也想不到，這個被攆出京城、廢為庶人、絕無可能登上大寶的四皇子會捲土重來，會成為這場爭鬥的贏家。

若早知如此，他說什麼也不會把賭注押在宮裡那位身上，更不會聽信妻妾的言語，把侄女蕭月白送入宮中。

但這世上，最缺的大概就是後悔藥。

這一日，安國公府門前那沸騰的油鍋，淒厲震天的哀號，焦糊的氣味兒，焦枯的骨渣，成了京城裡所有人的噩夢。

皇宮之中，守衛的親軍早已如受驚的鳥獸四散奔逃。

養心殿上，已成了孤家寡人的皇帝陳恆遠獨自在龍椅上坐著，他滿面陰冷，看著那個曾被自己驅逐出京的四弟，自門外一步步的走到了殿中。

直到此刻，陳恆遠還是不能相信，他竟然還是輸給了這個弟弟。

陳博衍看著他，淡淡說道：「是你自裁，還是我來動手？」

陳恆遠嘴角微微抽搐著，那雙眼睛裡滿是狠戾。

片刻，他好似想到了什麼，忽然輕蔑一笑，「陳博衍，你不要以為你贏了。蕭月白她最終還是當了我的人。儘管死了，但她還是成了我的女人，我的妃子！」說著，他的面目越發猙獰，狂笑叫囂著，「你就算殺了我又能怎麼樣？你摯愛的未婚妻，最終成了我的人……」

這句話只說了一半，因為陳恆遠的腦袋已經搬家了，殷紅的血從脖頸裡噴湧而出，濺射了一地，那顆戴著平天冠的腦袋滾落在地，兩隻眼睛兀自瞪著陳博衍，死不瞑目。

陳博衍手提重劍，血水順著劍身的血槽汨汨而下，他面色冷峻看著那地下的首級。明知道陳恆遠是在挑釁他，而他卻也當真被激怒了。

畢竟，到了如今，這世上已經沒有什麼事能比蕭月白更戳他的心坎了。

不再看陳恆遠的屍首，陳博衍一步一步的走到了大殿外頭。

殿外，風雪已停，舉頭望去，天際一片蒼茫。

三日之後，陳博衍登基為帝，改年號為延豐。

新帝拒降，油烹降臣，手刃廢帝，這消息在京中傳開，令那些前朝舊部無不膽戰心驚，人人自危，然而周朝腐朽，權貴魚肉百姓已久，對於這等消息，尋常百姓只是人人拍手稱快。

陳博衍自登基之後，革除吏治積弊，分田地，興百業，只用了短短三年，周朝便又是一番新氣象。

三年之後，群臣以國不可無后，後宮不可無主，上折奏請陳博衍立后，未准。

又三年，群臣又以後宮空虛，後繼無人，奏請陳博衍選秀納妃，未准。

延豐十四年，陳博衍追封已故安國公府嫡長孫女蕭月白為后，群臣譁然。

延豐十七年臘月十四，又是一個大雪日。

御前女官明珠立在養心殿外，她呵出幾口白氣，搓了搓手，抬頭看了看天上不住飄落的雪花。

明珠今年已將近四旬了，眼角細細的紋路和左臉頰上巴掌大的燙傷疤痕，記錄著她走過的歲月和吃過的苦。

陳博衍稱帝十七載，而她到御前服侍也有十七年了。

皇帝後宮空無一人，只有幾個服侍的宮女和女官。宮裡人皆詫異，為何皇帝會用一個面部有疤的女子為御前女官，且一用便是一十七年？

這裡面的緣故，只有明珠自己知道。

明珠想了一些舊事，微微出了一會兒神，便見太醫從裡面出來。

她連忙上前問道：「林大人，皇上如何了？」

那太醫微微歎息道：「大約是不成了，皇上也不肯服藥了。」

明珠聞言，神色不由得一陣黯然。

太醫又道：「明珠姑姑，皇上適才吩咐，命妳進去。」

明珠應了一聲，心事重重的邁步進門。

跨入門檻，龍涎香與藥氣混合成一股濃郁的氣味兒在殿中瀰漫著，令人有些窒息。

大殿之中竟是空無一人，一切都沉浸在寂靜之中。

明珠一步步走到龍床畔，透過黃色帳幔，只見陳博衍臥於其中，原本俊美的面容變得憔悴不堪，兩隻眼窩深深的塌陷，薄唇一片焦枯。

這個戎馬半世，殺伐決斷的帝王，此刻已到了人生暮年，顯露出了日薄西山之態。

明珠只覺得心酸，輕輕道了一聲，「皇上。」

陳博衍聽見聲音，開口道：「明珠，朕時日無多了。」他話音沉沉，頗為無力。

明珠說道：「皇上別灰心，聽太醫的話語，仔細將養著，終會好起來的。」

「朕面前，妳便不用說這表面話了，朕的身子如何，朕心裡清楚，這會兒叫妳過來，只想問妳一件事。這件事，壓在朕心頭已經有十七年了，十七年來，朕一直都在惦記著，到了這會兒，妳可一定要跟朕說實話。」

明珠揉了揉鼻子，語帶哽咽道：「皇上要問什麼，奴婢知道，一定如實講來。」

陳博衍忽然激動了起來，問道：「妳一定要告訴朕，月白她……她是不是懷過身孕？她是不是懷過我的孩子？」

明珠頓時語塞，當年的事情，再度浮現在眼前，猶如昨日一般的清晰。

陳博衍終身未娶，全天下人揣測紛紜，甚而有傳言這位皇帝有龍陽之好，然而只有明珠知道，那是因為他心中始終掛念著蕭月白，再也容不下其他任何人。

明珠還記得，當年那個夜晚，她陪著蕭月白到南安寺中，去為陳博衍送別的情形。而那個夜晚，也成了他們兩人的訣別。

陳博衍的眸子裡閃過一絲精光，他不知哪裡來的力氣，忽然捉住了明珠的手腕，如鐵箍一般勒得明珠生疼。

「快告訴朕，是不是？」

明珠看著那枯乾的手腕上，戴著的一串碎金八寶明珠手釧，這是姑娘貼身戴著的首飾，也是當年給陳博衍的盤纏之一。

這麼多年了，那些金銀早已在旅途之中耗盡，唯有這串手釧他戴到了如今。

陳博衍幾乎是拚盡了所有的力氣，死死的握著明珠的手腕，近乎癡狂的問道：「告

訴朕，是不是？」

明珠有些不知所措，過去這麼多年了，且姑娘也早已不在了，再把這件事掏出來，不過是徒增傷感，那是何必？但她又想，皇上已將臨終，或許也該知道這些事，至少了結了心中的遺憾。

然而陳博衍卻沒能再等下去，他早已到了油盡燈枯之境，這番質問也耗光了他好不容易聚起的那最後一點點力氣。

他鬆開了手，頹然軟倒在榻上，朦朧之中，彷彿看見了一道麗影正朝他走來。

「月白……」

陳博衍忽然覺得不甘，他這一生什麼都有了，卻唯獨失去了蕭月白。

而失去了蕭月白，就彷彿失去了一切。

如果，能重來一次呢？

延豐十七年臘月十四，成帝龍駕歸天。

時人都說，成帝反叛起兵，篡奪皇位，其手刃廢帝，油烹降臣，實乃暴戾。

雖然陳博衍克勤克儉，治理國家兢兢業業，但在當代讀書人筆下，仍落了暴君二字。

沒有誰知道，他是為了一個女人。

第二章 是夢還是真

蕭月白醒來的時候，只覺得自己作了一場荒誕無稽的夢。

夢中，她竟然同一個男子歡好無度，對於她這個尚未出閣的安國公府小姐而言，真真是不可思議，更不可思議的是，夢裡男人精悍健碩的身軀，肌肉憤張的臂膀，乃至於粗重的喘息和汗濕的氣味兒，都彷彿歷歷在目，真實得宛如親歷。

一連五日，她都作著這樣混沌的夢，夢境有時香豔，有時混亂，然而最多的便還是和那人的事情。

這真是匪夷所思……蕭月白不明白自己為何會突然作起這些夢來，她翻了個身，將身上的杏黃色綢緞被子略掀了些起來，想讓滾燙的身子略微涼一涼。

涼意襲來，令她清醒了幾分。她眯著眼眸，向帳子外頭瞧了一眼，只見仍是昏暗一片，便曉得天色還早，然而卻聽房裡貼身服侍的婢女明珠的話語斷續傳來——

「……姑娘已連病了幾日了，這昨兒夜裡燒好不容易退下去些，真是叫人好不焦心。」

這話才住，另一個名叫琳琅的丫鬟便道：「可不是，府裡老夫人成天的打發人來瞧，想接姑娘回去。偏生咱們夫人是普天之下第一執拗的脾氣，說什麼都不肯。咱來這南安寺也住了有小半年了吧？說起來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，咱們夫人就是脾氣大，竟就這麼拋家捨業出來了。」

明珠卻說道：「話雖這樣講，但這樣的事，落誰頭上不生氣呢？」

說著，蕭月白就聽那繡花軟底鞋的擦地聲響，竟是往自己這邊來了。

明珠進了房，卻並沒往床畔來，徑直走到了屋子的一角，俯身去開一口箱子。

蕭月白看著那輕紗帳幔上顯露出來的俏麗身影，輕輕嚶嚀了一聲。

明珠聽見動靜，連忙走來笑道：「原來姑娘醒了，奴婢道姑娘還睡著呢。」說著，便捲起帳子，拿一旁的包銀竹鉤子勾了，又問：「姑娘可要起來了？」

蕭月白窩在被中，一頭烏雲似的長髮就拖在枕上，她香肩半露，現出一抹雪一樣的肌膚，那鵝蛋臉上漾著一抹淺淺的紅暈。明澈的雙眸大約是因香夢才醒，水盈盈的，帶著那麼一絲迷離。

饒是身為女子的明珠，瞧見這幅活色生香的情景，亦忍不住心頭微顫。

蕭月白瞧著她，目光裡微有疑惑，她輕輕說道：「渴得緊，有茶水嗎？」

這嗓音嬌嫩，宛如黃鶯初啼。

明珠忙笑道：「茶沒有，姑娘病了幾日，大夫吩咐的，不能給茶吃。可巧昨兒淑妃娘娘給了一瓶貢上的玫瑰露，可要沖一杯來？」

蕭月白微微頷首，明珠便先扶了她坐起，才走去沖玫瑰露。

她坐於床畔，四下打量，這屋子倒是寬敞，桌椅箱籠一併齊全，桌面上安放著妝奩釵梳與一些梳妝使用的瓶瓶罐罐。自己睡著的是張楠木雕花大床，西北角地上，一口黃花梨螺鈿箱正兀自開著，裡面些許衣物折疊得齊齊整整。

這地方雖也舒適，家什考究，卻到底比不得家中奢華。

畢竟，這兒是南安寺呢。

本朝太后篤信佛教，因而京中信佛的風氣極盛，尤以婦人為甚。這南安寺又是京中第一大女尼寺，受的是皇家的香火，太后每年六月時節，必要親自駕臨，一則為吃齋禮佛，二來也是為了避暑。

因而這南安寺倍受京中名媛貴婦的推崇，時常有各家權貴的女眷來此處靜養，亦有誠心入佛門修行的，偶爾還接納宮中的嬪妃，她同她母親林氏在此處已住了小半年的光景了……

蕭月白想了一會兒心事，明珠便捧著一只小小巧巧的甜白瓷茶盅過來。

她接了過去，低頭一瞧，白淨的瓷盞子裡一汪紅豔豔的湯汁，散發著玫瑰的香氣，著實誘人，便端起來一飲而盡。

一盞玫瑰露下去，她只覺得口裡一陣芬芳，頭目清爽，身子也爽利了許多，便想下地。

明珠服侍著她穿衣梳妝，蕭月白看著鏡中那如花人面，不由得一陣恍惚。

夢裡的事情是那般的真實，她彷彿真的死過了一回，可眼下，她不還是好端端的坐在這兒？

明珠替她將頭髮梳起，挽了一個百花分肖髻，自妝奩裡取了一支赤金鑲藍寶珊瑚釵，替她綰住，烏黑油潤的髮絲、殷紅的珊瑚，將那張鵝蛋小臉襯得更加豔麗了幾分。

明珠便絮叨道：「姑娘這好氣色，哪兒像病了幾日的人呢？這幾日，姑娘病得昏昏沉沉，可是將大夥兒都急壞了呢。不只咱們夫人，淑妃娘娘、老夫人和國公爺也成天的打發人來探望，昨兒四爺還過來了一次呢。」

聽見四爺兩字，蕭月白只覺得心口猛地一顫，一股說不出口的刺疼便漫了上來。明珠口裡的四爺，便是四皇子陳博衍，亦是淑妃的獨子。

淑妃與蕭月白的母親林氏，原本皆是江南人士，比鄰而居，是自幼的閨中好友。及至成年，淑妃進京選秀，入宮為妃，而隔年，林氏便嫁入了安國公府，成了國公夫人，兩人便約定，若然有孕，是同性便做個異姓金蘭，若是一男一女，便約為親家。

之後，淑妃先行生下了四皇子陳博衍，又兩年，林氏便生下了蕭月白。

淑妃果然向皇帝言說此事，那時候她正受寵，皇帝瞧著安國公府的小姐也是門當戶對，便答應了這門親事，認真著內侍省備辦，下了聘禮。

故而，蕭月白同陳博衍算是娃娃親。

因著有這層關係在，蕭月白同陳博衍自小時候就時常見面。

只是蕭月白性格靦腆，又是國公府的千金，家中規矩教養甚嚴，明知道那人是自己未來的夫婿，從來不敢同他多說話，唯恐被人笑話。

印象裡，陳博衍是個冷冷清清的性子，一雙狹長的眸子，時常看得人遍體生涼。她心底其實是有些怕他的，對於嫁給他這件事，她也說不好自己是願意還是不願意，只是自幼母親定下的，便也就到了如今。

然而，自己怎麼就突然作起同他的春夢來了？

夢裡的情形雖然不太分明，但同她纏綿的男人，明明白白就是陳博衍，那粗啞的嗓音在她耳畔，一聲聲呢喃著她的乳名，是從沒有過的熾熱親暱。

真是，好沒來由的……

想起夢境，蕭月白只覺得兩頰又燒了起來。看看鏡中，臉上果然騰起了兩片紅雲，好在明珠一心替她梳妝，並沒有瞧見。

她便刻意岔開話題道：「老夫人、父親都打發人來了？除卻瞧我，可還有別的話說？」

明珠便說道：「還能有什麼事？左不過就是問夫人幾時回府，姑娘染病，又是年根了，總在南安寺裡住著也不是個辦法。」

蕭月白點了點頭，沒有言語。

五日之前，她忽然一病躺倒，高熱不退。

這病來得猛烈，她燒得昏昏沉沉，連著換了幾個名醫都束手無策，有說是邪風入體的，有說是染了風寒的，灌了無數湯藥下去，都毫無效果。

她病倒在床上，每日都迷迷糊糊，作了無數光怪陸離的夢，在夢中彷彿度過了一生。

那並不是什麼好夢，回想起夢裡自己一家淒涼悲慘的收場，她只覺得背脊發涼，透骨的惡寒。

幸好，那只不過是夢而已，而她也從夢中醒來。

正在此時，卻聽外頭傳來一陣雜沓的腳步聲，一名婦人高聲說道：「聽聞月白醒了？」

這聲音脆亮高昂，聽在耳中令人精神為之一振，卻並非是自己母親林氏的嗓音。她還在想是何人，就見一群丫鬟僕婦簇擁著兩名貴婦踏進門來。

眾人進了門內，其中一個婦人便快步上前，將蕭月白上下打量了一番，方才回頭



笑盈盈說道：「我就說，這孩子是個有福氣的，吉人自有天相，小小一道坎兒罷了，必定難不住她。妳這兩日心焦的，頭髮也白掉了兩根，我勸著妳，妳就是聽不進去，如今孩子不是好了嗎？」說著，又扶著蕭月白的肩，關切問道：「月兒真的好些了？餓不餓，想吃什麼，只管告訴姨母。」

蕭月白仰頭看著這婦人，她生著一張瓜子臉，兩道細彎彎柳葉眉，一雙杏眼甚是嫵媚，已是年近四旬的人了，皮膚依舊保養得水潤光滑，豔紅的菱唇勾著一抹笑意，看著蕭月白的目光裡，帶著十分的慈愛。

她穿著一件大紅四季團花織金襖，戴著貂鼠臥兔，頸子上掛著赤金八寶瓔珞圈，下頭穿著一條緋絲玫瑰縐紗裙子，腰間吊著一串玫瑰雙魚佩。雖是在寺廟裡清修，依舊打扮得華麗嬌豔，從這通身的氣派與神態，能瞧出是個精明強幹的婦人。這婦人，便是淑妃了。

淑妃同蕭月白的母親林氏並無實在的親戚關係，只是自幼交好，素以姊妹相稱。因著這層關係，蕭月白打小便叫淑妃姨母。

淑妃也算是看著她長起來的，既是至交好友的女兒，又是自己將來的兒媳，且深喜她容貌性情，對她的疼愛之情與她生母林氏相差無幾。

蕭月白道：「多謝姨母記掛著，我這會兒身上已爽快多了。」說著，她想了一下，才又添了一句，「也沒什麼特別想吃的，就是方才明珠替我沖了一杯玫瑰露，喝了覺得身子舒坦，聽聞是姨母給的，不知還有沒有？」

淑妃笑了笑，「這有什麼，我那裡還存著幾瓶，妳喜歡，待會兒我吩咐如煙都替妳拿來。」言語之間，她便回身向後面的婦人笑道：「瞧這樣子，月兒真是好了，我就說妳不用焦心的。」

那婦人搖曳上前，抬手撫了撫蕭月白的頭，微笑著本想說什麼，話未出口，淚卻先如泉湧，索性將她摟入懷中，哭了起來。

自從醒來蕭月白便一直懵懂恍惚著，直到了此刻嗅聞到婦人身上那熟悉的淡香，埋首在那溫暖柔軟的懷裡，方才感覺周遭事物真切起來，她鼻子一酸，忍不住也抽泣起來，環住了婦人的腰身，低低啜泣著，「娘……」

這婦人，便是她的生母林氏。

林氏揉了揉眼睛，秀美的臉上既是歡喜，又帶著幾分害怕和傷感，她摟著蕭月白，輕輕撫著她的背脊，又是笑又是歎道：「妳這個孩子，真是叫人一點兒都不能省心！好端端的，大冷天吃什麼冰碗兒，一病躺下去人事不知，直到這會兒才醒來。娘這輩子總共就生了你們兄妹兩個，獨妳是娘的寶貝疙瘩，妳若有個什麼閃失好歹，叫娘餘生怎麼過？」

不知是不是那場噩夢的緣故，蕭月白只覺得滿心酸澀，在聽到娘親那柔軟的話音時，那股情緒越發的強烈。

她起初只是小聲抽泣，繼而竟環著母親的腰身，嗚嗚咽咽的哭了起來，就好像當真曾和母親生離死別，而眼下盡是劫後餘生的悲涼和慶幸。

幸好，那只是一場夢而已。

淑妃在旁瞧了一會兒，便笑著上來勸慰道：「橫豎月兒已醒了，身子也康復了許

多，正該高興才是，妳們娘兩個只顧哭些什麼？不放心，明兒便還傳宋仁泰來瞧瞧。」

淑妃幾句話，便讓蕭月白與林氏漸漸止住淚水了。

這宋仁泰乃是宮中太醫，在太醫院供職。淑妃在宮裡時日常都由他把平安脈，一向放心，自淑妃來了南安寺，宋仁泰便也時常過來伺候，淑妃諸人不信，卻唯獨信他。

接著，林氏便同淑妃在屋中坐了，陪蕭月白說話。

琳琅端了茶盤上來，除卻蕭月白，林氏與淑妃各取一盞茶在手。

閒話了幾句，淑妃便問道：「眼瞅著年底了，妳待怎樣？妳家裡那位可是成天的來，石磨子似的央求著妳，只想接妳們回去呢。」說著，她忽然媚眼一瞟，朱唇淺勾，「我尋思著，妳倒不如回去過個年，也免得妳家那口子整日的犯饞。」

淑妃容貌甚是嫵媚，雖有了些年歲，卻只是添了許多成熟韻味，並不損容顏，這眉梢眼角的些微風情，當真撩人心魄。

林氏卻寒了臉面，將手中的茶盞放在了一旁桌上，淡淡說道：「若要我回去，除非江河逆流，天地倒轉！」

淑妃卻朝她淺淺一笑，眨了眨眼睛說：「妳也就在我跟前硬氣了，我便不信，難道妳再也不回去了不成？妳敢與我打賭嗎？若他再來，妳若軟了，卻怎麼說？」林氏有幾分惱了，端正了臉色說：「咱們說笑歸說笑，但不要拿這個來胡鬧。妳曉得我的脾氣，那樣的事可是我能忍得過的？」

淑妃含笑歎息了兩聲又說道：「這算我不對，然而如此也不是辦法。我倒是喜歡妳陪著我，但到底不是長久之計。」

蕭月白望著母親微微出神，不知為何，這一病竟讓她恍如隔世，之前發生的一些事情竟要仔細想想才能記起。

林氏容顏極美，也是一張鵝蛋臉，吹彈可破的皮膚，同蕭月白就如一個模子裡倒出來的，身段窈窕修長，在老家江州時，同淑妃有江州雙豔之稱。

蕭月白的父親，安國公蕭覃前往江州公幹之時，機緣巧合之下偶遇林氏，當即對林氏一見傾心。

林家寵溺女兒，對這未來的女婿，必定要林氏首肯了，方才能定下，偏偏林氏對男子冷若冰霜，只愛與紅粉姊妹相交往來，世間男人一概不放入眼中。

起初，她對蕭覃亦是不假辭色，管他是什麼世家貴胄，國公之子，只當做個渾人，不理不睬，蕭覃費了許多功夫，好不容易才打動她芳心，這方將她娶進安國公府。林氏自從嫁到京城，同蕭覃倒也夫妻和睦，為他生下了一子一女。長子名蕭逸安，亦是安國公府的嫡長孫，次女便是蕭月白。

她與蕭覃做夫妻近二十餘年，不曾紅過臉。蕭覃是個寵妻無度的人，但有拌嘴時也是他先服軟，兩人一向太太平平，誰知到了今年中秋，竟生出一樁是非來。

中秋佳節，闔家子在榮安堂中擺酒吃團圓宴，酒過三巡，林氏帶著女兒蕭月白，跟著蕭老夫人甄氏到園中賞月，走到園中一處涼亭旁，赫然就見蕭覃同府中的一個婢女，兩人衣不蔽體睡在一處。

甄氏大發雷霆，命人喚醒他們起來問話，林氏卻無二話，捂了女兒的眼睛，徑直拉她回房了，事後，蕭覃賭咒發誓，言說那夜酒醉之後人事不知，並無沾那婢女的身。

這樣的事，若放在別家夫人身上，或許發幾日脾氣就揭了過去，但林氏心高氣傲，哪裡忍得下這口窩囊氣，氣頭上將蕭覃的話盡當了推脫之詞，一怒之下，便帶了女兒住進這南安寺。

南安寺素來受各權貴世家的香火，安國公府每年也捐了不少香油銀子，故此住持見了安國公府的大夫人同小姐來住，自然殷勤招待，奉若上賓，她們母女兩人，在此處一住就是小半年的功夫。

期間，蕭覃是來了無數次，甄氏也沒少打發人來，林氏對甄氏打發來的人以禮相待，對蕭覃卻只給閉門羹吃，但面對兩邊人給的回應卻都只有一個意思——要回去，不可能。

蕭月白想到這些事，心口忽然有些發悶。

這件事在那場夢裡竟還有後續，父親因母親久不回去，二房的叔叔孀娘又從中挑唆作亂，一怒之下竟真將那婢女收到了房中。母親因此更不肯回去，夫婦兩個直到禍事臨門，再不曾見過一面。

那場夢竟是如此真切，細微到連這樣的事都如折子戲一般的演了出來。

那當真只是一場夢嗎？

到了此刻，蕭月白竟不敢肯定了，自己無論如何也編不出這樣的故事來。

正在思索間，她聽母親又道：「……且不說這個，要過年了，妳還不回宮嗎？皇上也罷了，太后可許妳就這樣在外頭住著？」

淑妃鼻子裡哼了一聲，「老祖宗倒是沒說話，她老人家一向寬厚，我能出來也是多得了她老人家的恩典，她若要我回去伺候，我是沒有二話的。但一想到回宮就要看胡欣兒那妖婦的臉孔，我心裡便憋了一股氣，實在不願主動回去。

「年頭的時候，為著宮務，我便同她好一場爭執。皇上是豬油蒙心了，一味偏著她，我瞧著累得慌，索性出來躲清靜。但聽宮裡的消息，她今年又鬧出了事，要在新年裡讓她母家獻祥瑞。妳我都知道，這祥瑞哪有個真的，從古及今哪件不是人鬧出來的？她如今要演，到那時還不知是個什麼熱鬧情形，我實在不想去瞧！」

聽到獻祥瑞三字，蕭月白心猛地突突一跳，上下牙關竟也打起顫來。

### 第三章 夢中災難的開端

獻祥瑞這件事，在蕭月白的夢裡也是有的。

所謂獻祥瑞，乃是地方官員將治下地區一年所現的吉祥徵兆，比如風調雨順、天現彩虹、地湧甘泉等記錄在案，乃至於出了什麼珍禽異獸，年末呈遞於朝廷，算作是本朝受上天福佑的證明。

當年太祖皇帝舉事之際，及至後來開朝建國，都曾用過獻祥瑞來收攏人心，故而作為一項慣例，延續至今，只是原本獻祥瑞只可由地方官員所為，後來規制漸鬆，世家貴胄及至商賈大戶都可獻祥瑞，做得好了，朝廷便會封賞些什麼，甚至有因此被封作午門待召的。

這午門待召，顧名思義便是待在午門外頭，等候皇帝召見的官員，並無一分一毫的實權，甚而連品階都模糊不清，不過是當初開朝之時賞賜那些底層功臣的手段，留到了如今。

有些大戶為圖門面好看，子弟又無力科考，便打主意走這條路子，偏生當今聖上又是個極愛這些虛榮的人，上有所好下必甚焉，耍這一套的也就很不少了。

這個胡欣兒，本是孝靖皇后的庶妹。說起她進宮的因由，倒也是一件荒唐事。四年前的正月初一，胡欣兒跟隨嫡母進宮拜見皇后，被皇帝一眼看中，年還沒過完便招進了宮中，封作婕妤。

孝靖皇后對此事雖極為不悅，但那時她已然疾病纏身，無力阻攔，便也索性不管，眼不見心不煩。

這胡欣兒形容妖冶，又極善蠱惑媚主，將皇帝收拾得服服帖帖，對她寵信有加，幾乎到了言聽計從的地步，不過一年的功夫，她便由婕妤升到了昭儀。

而孝靖皇后病體漸重，兩年前一病歿了，自打中宮過世，胡欣兒更是恃寵生驕，日漸猖狂，在宮裡惹是生非，欺大壓小，偏偏皇帝就似中邪了一般，只聽她的挑唆撥弄，不管是非曲直只站在她那邊。

胡欣兒吃穿用度奢靡無比，樣樣都比照著皇后的規制來，除卻太后，不把任何人放在眼中，得寵的妃嬪尚且要讓她幾分，那不得寵的只得忍氣吞聲，任憑她蹂躪。淑妃看不慣她那做派，跟她刀光劍影鬥了幾回合，見皇帝只是一心偏袒她，心裡便覺得沒意思，趁著皇后的孝期未完，藉口要為皇后超度祈福，稟告了太后，要住到南安寺裡。

太后素來喜歡淑妃，當下就准了，淑妃出來躲清靜，也要一年了。

而這一次的獻祥瑞，在蕭月白那場夢裡，便是年節裡發生的事情。

夢裡，胡家在年前敬獻了一隻身披五彩羽毛、能隨樂舞蹈的仙鶴，仙鶴常有，但天生五彩羽毛的卻極為罕見，皇帝極其喜歡，便下令三十夜裡的宮宴上，讓仙鶴舞一曲助興。

孰料，三十夜裡，這仙鶴居然在宴席上口吐鮮血，當場暴斃，皇帝震怒，下旨嚴查，查來查去，竟然有人供稱親眼見到淑妃當天親手餵那仙鶴吃果子。

夢裡的事情，細節蕭月白記得不太分明，只模糊記得，皇帝大發雷霆，根本不聽淑妃的分辯，倒是聽了胡欣兒的挑唆，認定是淑妃妒恨胡欣兒所為。

皇帝本要將淑妃廢掉，打入冷宮，最終還是太后出面，責令淑妃出宮，在南安寺帶髮修行，於佛前懺悔，再不得回宮——實則是將她保了下來。

然而自這件事起，蕭家便就此走了霉運。

淑妃被貶，四皇子陳博衍自也不受皇帝喜愛，常被排擠，蕭家與淑妃有子女這一層姻親關係在，往日又走動頻繁，便分外惹眼。

國公府中，二房時常攛掇著老夫人強迫長房退了這門親事。

然而甄氏為人極重信義，蕭覃與林氏也不肯退親，可之後不知為何京中忽然傳聞陳博衍有不臣之心，意欲謀權篡位，安國公府與他有姻親，自然脫不了干係。

蕭月白猶記得那夢裡父親被逼自刎，母親在南安寺中觸柱而亡，祖母一氣病倒，

而自己被送入宮中的淒慘情形。

夢中的驚恐和絕望，眼下想來，竟如親身經歷，就如同真正發生過一樣。

而這一切災難的開端，就是這場胡欣兒安排的獻祥瑞！

蕭月白怔怔的坐著，只覺得背脊上漫過一陣惡寒。

淑妃同林氏說了幾句家常閒話，不經意瞥見蕭月白坐在那裡出神，精巧的小臉木木呆呆，倒像隻被雷驚了的小貓，只顧發起怔來，不禁又愛又憐，遂向林氏笑言，「妳瞧月兒，不知道想什麼想得出神呢。」

林氏也看著女兒，目光裡滿是溫柔的寵溺，她領首歎道：「我這一世養了兩個孩子，唯獨這個女兒是我的心肝寶貝。這場病，真是把我嚇著了，若她怎麼樣了，我也不要活了。」

淑妃笑了笑，「瞧妳這話說的，把妳家老大放在哪兒？」

林氏臉色略微沉了一下，有幾分嗔怪道：「那個混小子，是專站在他爹那頭的。」這口吻裡，卻有了些撒嬌埋怨的味道。

淑妃聽在耳中，不由得又是一笑，帶了幾分無奈地搖頭歎息道：「妳嘴上這樣說，實則能叫妳這樣任性埋怨，足見妳在夫家的日子多順遂了，不然，可有妳哭的時候呢。」

林氏聽她又說起這個，有些生氣了，斥道：「才說過，妳又來，這分明是他無理，怎麼倒算起我的帳來了？」

淑妃卻歎息道：「這還是讓妳家國公爺給寵的了，不然妳會說出這等話來？這世風日下的，哪家的老爺不養著一屋子的侍妾通房？獨妳家國公爺是個例外，這麼些年了屋裡就妳一個。其實那件事算得了什麼，攔別人家裡早就過去了。偏生妳不依、妳要鬧，妳夫家倒也容著妳鬧，這可不是他寵得妳慣得妳嗎？」

林氏聽著心裡倒不服氣起來，冷笑了一聲說：「怎麼，莫不是我還要謝他的恩典不成？」說著，她點頭道：「這麼些年就我一個，到了這會子卻忍不得了。中秋佳節，就那麼大刺刺的跟婢女光身兒睡在花園子涼亭裡，叫闔家大小都瞧見，可見這些年真是把他給熬壞了。我不在家，不是正好順了他的心？沒人礙著他了，他可算能好好的盡盡興了！」

嘴上說著，林氏心裡卻跟被刀尖戳了一樣，絞痛起來，不自覺銀牙一咬，那淚花就浮了上來。

淑妃見狀，只得截住了話頭，「我不過隨口這麼一講，妳不愛聽，那就不再提了。妳且把心放寬些，安國公這些年來對妳如何，妳也看在眼中，料來他也不肯就如此了。」說著，便轉了話題笑道：「說起來，月兒也大了，什麼時候替他們把婚事辦了？我可是等不及要這兒媳婦進門了呢。」

林氏見她提起女兒的婚事來，方才將那番心事都打住了，說道：「孝靖皇后的孝期可還有三個月呢。如今雖說不講究那麼多了，但到底還是避避嫌的好。免得叫那些該爛嘴拔舌的，又去宮裡給妳說是非。」

淑妃笑道：「那就往後挪挪，放下半年也好。」說著，便含笑問蕭月白道：「明年下半年，就娶妳過門，月兒說好不好？」

蕭月白滿心亂糟糟的，全不曾將兩位長輩適才的話聽進去，也就木木的沒有言語。淑妃瞧著只當她害羞，便笑道：「月兒羞了，不肯說話呢。」

林氏看在眼裡，也跟著笑了。

這兩個孩子的婚事，是打小就定下來的，為著將來和美，兩家大人也沒少讓他們親近。淑妃還在宮裡時，林氏進宮瞧她，常帶了蕭月白一道去，在兩家長輩的眼中，這門婚事已該是水到渠成了。

蕭月白不及多想，脫口便道：「姨母能不能不回宮去？」

淑妃與林氏各自訝然，都沒想到她半日沒有言語，一張口竟然說的是這個。

淑妃先自笑了，「月兒是捨不得我？妳放心，即便我回了宮，妳也能跟著妳母親一道進宮來瞧姨母呀。再說了，等妳過了門，咱們就是一家人了，還愁沒見面的日子？怕是見煩了的時候也是有的呢。」

蕭月白滿心的煩亂，不知如何去講這件事。

一來，即便將自己的夢和盤托出，這虛無縹緲、怪力亂神的事，淑妃也未必會信。再者，淑妃生性強勢，平生最不服輸，若聽說了這件事，只怕還要故意去碰上一碰。

蕭月白不知該如何是好，在那場夢裡，獻祥瑞便是萬般的開端，她只想躲避開來。縱然只是一場夢，但夢裡的情形未免過於真切，而獻祥瑞這事又真實的發生在眼前，她已然不敢將這只當作一場虛無的夢境。

所謂寧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無，或許這所謂的夢是老天給她的警示。

她低著頭沒有言語，淑妃與林氏倒也沒有放在心上，又自顧自的說她們的去了。畢竟，蕭月白這孩子，從小便最是溫婉柔順，討長輩們的喜歡。

晚間掌燈時分，蕭月白隨著母親在套間暖閣裡吃飯。

淑妃走後，南安寺的住持聽聞國公府小姐醒來的消息，也忙不迭的過來探視了一番，說了些吉祥話，念了幾句佛號就去了。

蕭月白大病初癒，正是將養身體的時候，但身居寺中飲食自然頗多忌諱，頭一個便是葷酒不得入山門。

然而安國公府如今榮光尚在，就連皇帝日常也要給其三分薄面，這寺中的女尼自是也殷勤巴結的緊，葷腥雖不能碰，但素食的各樣滋補湯飯花樣卻是不少，畢竟是伺候過太后的地方，與尋常清苦寺廟不可一概而論。

林氏母女在南安寺住這小半年的光景，除卻有自己的小廚房伺候，寺中的廚房執事也沒少來獻殷勤，所以縱然是寄居寺裡，一頓尋常的晚飯也是七碟八碗的極為豐盛。

蕭月白看著眼前的菜肴，雖都是自己素日裡愛吃的，這會兒卻怎麼樣都沒有胃口。林氏親手舀了一碗湯放到了蕭月白面前，笑盈盈說道：「這是她們廚房送來的藥膳湯，說是拿黃精、紅棗、山藥合著冰糖一道燉的，最能益氣補血，還有個什麼名頭，叫做……」

一旁侍奉的丫鬟紅玉見她頓住了，便幫忙解釋，「是慧能師父送來的，說叫善心慈悲湯。慧能師父說，這湯裡幾樣藥材都是天生地長的，湊在一處成了能養人的好物，算作病家的佛緣，所以叫這個名字。」

林氏笑了，「是這個名兒，她們出家人倒也有趣，什麼東西都要安上個佛家的名號。」說著，便向蕭月白道：「妳身子虛，倒正好吃這個，別的吃不下，喝碗湯也好。」

蕭月白看著碗中，澄清透亮的湯水裡泡著紅亮的大棗，和切成大塊的山藥，甜香撲鼻，還帶著一絲藥味兒，她執起調羹舀了一勺湯，抵了一口，香甜之中夾著一抹淡淡的苦味兒。

林氏笑問道：「怎麼，還合胃口嗎？」

蕭月白抬頭看著她的母親，有些怔怔的。

燭火下頭，母親眼角的紋路似是更明顯了，含笑的唇紅豔豔的，風韻縱然不減，卻也彰顯著這是個有些年歲的婦人了。

終究，林氏也是三旬開外的人了。

蕭月白心中忽然有些酸楚，忍不住開口道：「娘，咱們不如回家吧。」

林氏頗有幾分不自在地說道：「咱們在這兒住得好好的，為什麼要回家去？妳姨母說說也罷了，連妳也要提。」

蕭月白說道：「南安寺雖然容咱們住著，但說到底人家其實衝的是國公府的名頭，娘跟爹生氣無妨，何必定要讓外人看笑話呢？這都小半年了，娘差不多也該消氣了吧。再說，娘就不想爹嗎？」

這話，真正戳中了林氏的心病。

林氏臉色一寒，心中騰起了一股怒氣，但眼前到底是自己心愛的女兒，她勉強說道：「沒有這回事，別瞎講。」

蕭月白並不信這話，娘心裡是有爹的，她明白。

娘生性倔強，清高孤傲，即便是在自己的子女跟前，也從來無有一絲的示弱服軟，但她知道，那件事發生之後，娘嘴裡雖固執，背地無人之時不知痛哭過多少回。初來這南安寺之時，她曾數次在夜間見到，娘夤夜不眠，在燈下枯坐，看著往昔未出閣時爹寄給她的書信。

正因看重才會如此大動肝火，不然依著娘的性格脾氣，哪裡會將這點事放在心上？

也正因心中有他，才會遲遲不肯原諒。

想起那夢裡，娘和爹到了最終也沒能見上一面，蕭月白更是難過。

父親被人構陷，為了不拖累她們母女兩個，提劍自刎，母親聽到了消息，竟無二話，一頭碰死在了南安寺的柱子上。

夢裡那場景，恍惚又浮現在眼前，殷紅的血滴像珊瑚珠子般崩碎了一地，淒豔無比，母親是個剛強的婦人，即便自戕也選了一個壯烈無比的方式。

夢中的母親就這麼隨父親去了，獨留下自己一個，無依無靠，只能依附著淑妃，淒涼度日，而後才有了和陳博衍的那場事。

蕭月白暫且還不太想琢磨自己的事情，眼下她只想調停父母之間這場誤會。明明是相互牽掛的一對人，為什麼定要弄到反目，及至到了臨終都沒有再見對方一面？

經過那一場夢，她忽然明白一個道理，人生在世不過短短一瞬，與其為了無謂之事鬥氣，不如趁著彼此尚且安好之時，多多在一起相伴為好。

再說了，她並不相信父親當真會做出這樣的事來。

林氏卻不想跟女兒說這個，將話一轉，便問道：「今兒妳姨母問妳想何時成親，妳怎麼不言語？」

蕭月白不防母親忽然問起這個，不由得放下了筷子，垂首不言。

林氏看著她這個模樣，輕輕歎了口氣，「妳這個孩子，打小就是個不愛講話的，往好裡說呢，是溫柔沉默，守拙寡言。但妳不說，誰人知道妳心裡怎麼想？」

蕭月白卻依舊靜靜的，一言不發。

她低著頭，燭光灑在髮髻上，顯得烏黑油亮，雪嫩的皮膚，在燭火下泛出了明珠一樣的細膩光澤，顯得娟好靜秀，溫婉宜人。

林氏瞧著女兒這乖巧的模樣，既可愛又可憐，心中不由得就軟了下來。

這個女兒是家中最小的孩子，自己生產時候頗為辛苦，女兒從小體弱，向來多病，好不容易才教養長大。比起長子，自己在這個女兒身上花費了太多的心血，她是她的寶貝疙瘩，是她心裡最柔軟的地方，她從來就不忍苛責她一句半言的。

想到這裡，林氏的心便如春水一般的化開了。

她淺淺一笑，自顧自的解釋起來，「不願說就罷了，兒女的婚事，從來就是父母做主的，我們也是，安排好了就罷，怎麼好問一個沒出閣的姑娘。」

蕭月白聽著，心裡有些說不出來的滋味兒。

她不是不願說話，而是不知道說什麼為好。她和陳博衍是自幼定下的親事，兩家的長輩是樂見其成的，然而她內心裡對於陳博衍，卻是說不出什麼感覺。

自己喜歡他嗎？她不知道。

從小到大，陳博衍待她其實都極為冷淡，他性情冷清，待人接物都淡漠非常，即便是對待定下娃娃親的自己，也並無一分特殊之處，甚至於有時候自己會覺得，陳博衍到底有沒有正眼瞧過她。

對於陳博衍而言，他是否喜歡她，似乎不要緊，淑妃喜歡她這就夠了。她是他定過親的女人、是他母親看中的人，到了時候就要嫁給他，僅僅是如此而已。

這個世道，男人總有很多選擇，即便娶了妻子也沒什麼妨礙，但對於女人而言卻沒有什麼選擇的餘地。

每每想起陳博衍，她心中便是一片茫然，甚至還有一絲畏懼，可是……既然如此，在那場夢裡，自己到底為什麼會甘冒大不韙，未曾成婚便先同他有了夫妻之實？那段長夢裡旁的事她都記得十之八九，唯獨碰到陳博衍的事情時就模糊不明起來，記憶鮮明的唯有那場香豔迷離的情事。

吃過了晚飯，林氏陪女兒略坐了一會兒，聽見寺中晚鐘響起，便知已是二更天了，漸漸也困乏起來，便回去歇下了。



蕭月白吃了藥，梳洗過，也上床安歇。

雖說仍舊是滿腹心事，但不知是不是白日裡想了太多事，神思乏倦，頭才沾枕，便已遁入了夢鄉。

這一夜，蕭月白睡得甜熟安穩，終於再沒有什麼怪夢來侵擾她了。

Crescent Family